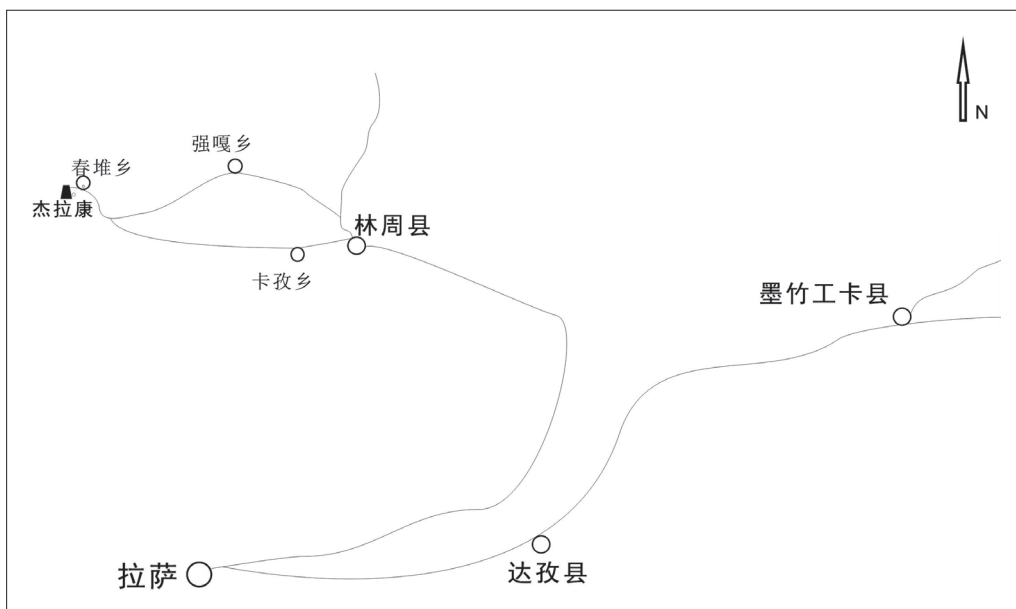


# 西藏林周县杰拉康帕拉风格石雕造像 与碑刻的调查研究<sup>\*</sup>

夏吾卡先

**内容摘要：**拉康位于拉萨市北部约 80 公里处的林周县春堆乡拉岗村，1012 年由尚那囊·多吉旺秋（ཁང་སྐ་ནམ་རྩོལ་འབང་ཕྱུག 976-1060 年）创建。自上世纪 80 年代至 2017 年底，陆续在强康大殿的废墟中发现了几件具有明显帕拉艺术风格的石雕造像以及几件碑刻。印度学者罗睺罗（1893-1963 年）曾经专访杰拉康寺，断言该寺是唯一一座保存有印度石雕像的寺院。作者对这些石刻进行了实地调查，结合石刻造像的风格、石碑题记和相关藏文文献史料进行了综合研究。寺院的创建者多杰旺秋曾去过印度菩提伽耶，求学于多吉丹巴，很有可能当时他邀请了印度的匠人到西藏进行雕像创作或派遣藏人到印度学习雕像技艺。这些石刻的年代为公元 11 世纪中后期，造像风格受到东印度帕拉王朝的影响。

<sup>\*</sup> 本文为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一般项目“公元 7-12 世纪西喜马拉雅地区涉藏文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18BKG032）和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疆境内丝路南道上吐蕃遗存的调查整理与研究”（18YJC780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图一 寺庙位置示意图

杰拉康（*ཇལ་ལྷ་ཁང་*）是尚那囊·多吉旺秋（*ཞང་སྐ་ནམ་རྩོ་ཤེ་དབང་ཕུག* 976-1060 年）于公元 1012 年创建的一座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寺院<sup>1</sup>，位于拉萨市北部约 80 公里处的林周县春堆乡拉岗村（图一）。噶当派祖师仲敦巴（*འབྲོམ་སྟོན་པ།* 1004-1064 年）在尚那囊·多吉旺秋跟前受居士戒<sup>2</sup>。据早期文献记载，杰拉康本有中殿（*ལྷ་ཁང་བར་པ།*）、达吉殿（*དར་གྱི་ལྷ་ཁང་*）和恰扎殿（*གྲ་གྲགས་ལྷ་ཁང་*）三座佛殿<sup>3</sup>，今保存有杰堆（*ཇལ་སྟོན་*）、杰麦（*ཇལ་སྒྲུང་*）和强康（*གྲམས་ཁང་*）三殿，但彼此之关系尚不清楚（图二、图三）。寺院早年享誉雪域，香火旺盛。公元 1240 年，蒙军入藏，寺院被毁，五百僧俗被杀<sup>4</sup>。入侵者随后改悔，将其重新

1 འགོས་ལོག་ཐོན་ཏུ་དཔལ། རིབ་ཐེང་སྟོན་པ། ཁྱི་འདུ། སྤྲོ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4: 118.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54。ཉང་ཉི་མ་འོད་ཟེར། ཆོས་འབྱུང་མེ་ཉིག་སྟོང་པོ་སྒྲུང་ཅིའི་བརྩུད། ལྷ་ས། བོད་ཡུ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ཆིང་དཔེ་སྟུན་ཁང་། 2010: 418；ཐ་བཞེད་ཕྱགས་འབྲིགས། པེ་ཅིན།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2009: 76. 后两书分别拼为“杰鲁雷”（*ཇལ་ལྷ་ལྷས་*）、“杰鲁朗”（*ཇལ་ལྷ་ལྷངས་*）寺杰拉康或杰鲁雷殿，关于佛殿名字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据当地人说法，“杰”意为国王，相传寺庙北方雄居赞普赤松德赞的拉日（寿命山）而得名，“鲁雷”为就近山坡名，与建寺前的种种神迹有关，至于当时命名的具体寓意已不可知。关于杰拉康的建寺时间，因纪年推算方式的不同，有 60 年误差，如《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认为是公元 952 年。详见：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276。

2 འགོས་ལོག་ཐོན་ཏུ་དཔལ། རིབ་ཐེང་སྟོན་པ། 1984: 310.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2003：154。

3 འགོས་ལོག་ཐོན་ཏུ་དཔལ། རིབ་ཐེང་སྟོན་པ། 1984: 120.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2003：56。

4 འགོས་ལོག་ཐོན་ཏུ་དཔལ། རིབ་ཐེང་སྟོན་པ། 1984: 120.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2003：55-56。



图二 寺庙全景图（自西向东拍摄）



图三 寺庙俯瞰图（①杰堆殿、②杰麦殿、③强康殿）

修缮，却未能阻止经院哲学的衰落。该寺是目前西藏佛教后弘期早期寺院中唯一一座同时保存有石雕造像与碑刻的寺院，在西藏历史和宗教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对杰拉康寺发现的石雕造像、碑刻等进行系统调查，结合相关文献史料与实物资料，对该寺保存的佛教诸石刻的时代与风格进行讨论。

## 一、杰拉康石雕造像与碑刻

1. 弥勒菩萨雕像（བྱམས་པ་）。约 1987 年发现于强康大殿废墟中，曾被供奉于强康大殿废墟西南角临时搭建的一处小棚内。整座雕像通高 1.3 米、宽 0.9 米、厚 0.4 米，背屏厚 0.1 米，像厚 0.3 米。主尊立于仰覆莲座之上，头略右偏，戴冠，发髻高耸而层层上收，正中饰小塔，髻顶有莲花结。菩萨束发绀带，高鼻大眼，耳饰圆环，体态略显臃肿，四肢比例略微失调。颈部有多重项圈，袒上身，自左肩斜披帛带，佩有臂钏、手镯。左手执莲枝，莲心置净瓶；右手弯到胸前。下身着双层短裙，内裙腰带结于腹部右侧，腰带末端下垂呈鱼尾状；外裙有重环条纹，腰带结于围裙正中，余下部分自然下垂并稍向右偏，腰带末端有花蕾状装饰。主尊腰部以下位置左右两侧和中间分别站立有两尊高浮雕菩萨和一尊浅浮雕小佛像。小佛像高肉髻，袒右肩，双手结转轮印。两侧菩萨头饰、耳饰均与主尊类同，其中右侧菩萨，面相平和，双手合十，上身略向右倾；左侧菩萨面有三目，牙齿毗露，略呈怒相，右手上举，左手拄棍，上身微左倾。这一铺四身像皆立于连成一体之三莲座上，均为束腰仰覆莲座。背屏雕出边框，顶部略尖，中央有天福之面（Kirtimukha），口中似吐宝相花。菩萨头部背后的背屏上雕刻有马蹄形头光；右侧祥云上方有一飞天，高头饰，戴项饰、圆耳环，下身着与主尊类同的短裙，作飞向主尊状。主尊肩部两侧背屏上横置兽面楣梁，楣梁下方各绘有一对背向跃立的狮子。主尊右肩后上方有两行藏文题记，主尊右腿右侧有四行藏文题记（图四）。

主尊发髻正中的小塔、左手所执莲瓣上的净瓶的图像及下方藏文题刻证实是一尊弥勒像。而左右两侧站立的胁侍菩萨身份尚不确定。

题记①（右上）：ཨོཾ་མེ་ཏ་ར་ན་ཧཱུྃ་། (ōm me ta ra nahūmñ)

题记②（右下）：མཆོད་གནས་དམ་པ་བྱམས་པ་འཛིན་གཟུགས་འདི།

ཡོན་བདག་དམ་པ་གཙང་དོ་དཀོན་བཅེགས་ཀྱི་(ས)།

གནས་ཀྱི་དམ་པར་རྒྱལ་མཆོད་བཅུགས་པ་འདིར།

འབྲས་བུ་དམ་པ་བྱང་ཆུབ་མཆོག་ཐོབ་ཤོག།



图四 弥勒菩萨像



图五 弥勒菩萨题记① 2011、2017 年照片对比

译文：此尊殊胜福田弥勒像，  
殊胜施主藏多（后藏石匠）袞则建，  
殊胜圣地矗立此宝幢，  
祈愿证得殊胜菩提果。

题记①为用藏文转写的梵文，因后期描金重写之故，内容似为一组咒语（ཙྰ་མ་ནཱ་ར་ན་ཏྲེ）。但笔者早年拍摄的图像资料显示，在辅音字母མ的上方有元音字母，题记上仍可见其痕迹；辅音字母ན没有下加字，观察老照片可知原字为ྱ，而非ན（图五）。因此“མ་ྱ”是梵文“Mai tre”的早期转写。图像特征和藏文题记也都支持这一结论，可初步判识其为一组弥勒名号咒<sup>5</sup>。

2. 般若佛母（གཤམ་མདོག་ཅན་གྱི་ཤེར་བྱིན་ལྷ་མ་ལོ་མ་）或施财度母像（སྤྲུལ་མ་ལོ་མ་ལྷ་མ་）。2017年7月11日，在原强康大殿地基清理时出土。造像通高约1、宽0.68、厚约0.38米；背屏厚0.1，像厚约0.28米。主尊一面四臂，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脸部长圆，两颊丰满，头戴双层三叶冠，发髻高耸并束腰层层上收，髻顶有莲花结。圆眉高鼻，双眼下垂，圆耳环，束发绀带呈两小扇面形，装饰于耳旁，尾端及肩。丰乳细腰，袒上身，斜披帛带，饰项圈、臂钏、双重手镯、璎珞和脚钏。左前手执莲枝；右前手自然下垂，施与愿印。左后手小臂残损，但据手臂残痕和其上方手掌位置处保存的莲瓣上置经书来看，该手原为上举持莲枝；右后手亦上举执莲枝，上有金刚杵。下身着条纹长裙，薄衣贴体，系腰带，结于腹部右侧。身后两侧各有一尊呈蹲坐状供养人形象，左侧供养人头部残损不存，左手抚胸，右手弯曲上举似托供品状；右侧供养人为一女性，带冠，有项饰，右手抚胸，左手托莲。背屏边缘处凿出边框，左侧略有残损，主尊头部正上方有一小佛，小佛头部已佚，左手结禅定印，右手施无畏印，疑是不空成就佛；主尊头部左右两侧背屏各有一座噶当塔（图六）。

笔者在检阅自11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类藏译《成就法》中，尚未找到与该造像图像特征完全吻合的形象。与该图像风格较为接近的有两种佛像，分别是金色四臂般若佛母像和施财度母像。四臂般若佛母往往主双手为禅定印而头顶部主像为阿閼佛，而此像主双手分别施与愿印和持莲枝，部主为不空成就佛。施财度母像身色为绿身，右后手所持之物为串珠，而此尊造像身色为黄色，右后手莲蕾上置金刚杵。但从时代背景推测应该是四臂般若佛母像，如同时期的后藏夏鲁寺也供奉有该像。

5 感谢廖畅博士帮助对该名号咒进行释义！不过这组名号咒与目前常见的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图六 般若佛母像

3. 阿閼佛像 (མི་བཞུད་པ་)。2017 年 7 月 11 日与般若佛母像一同出土于强康大殿。造像通高 0.46、宽 0.33、厚 0.21 米；背屏厚 0.05 米，像厚 0.14 米。主尊头部及背屏右上部受损不存。佛身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着薄衣贴体袈裟，衣角翻卷搭于肩上，肌肉丰满，袒右肩，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佛像右下侧立一供养人，头部缺失，



图七 阿閼佛像

双手合十。身后背屏上浅浮雕出头光和楣梁。莲台下方中央有一只双耳舒展象头，左右两侧各有一狮面（图七）。

根据佛像结触地印和坐骑为大象等特征，推断主尊可能为阿閼佛。在印度帕拉王朝的佛教造像中，该尊造像有时亦被视为释迦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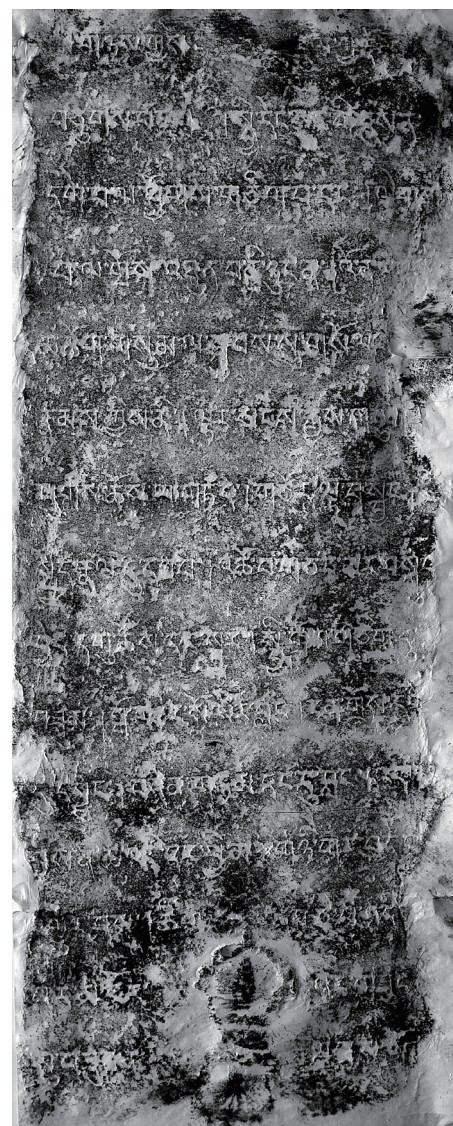
图八 造像背屏

4. 造像背屏。约 1987 年与弥勒造像一起被发现，随后被供奉于强康大殿废墟西南角的小棚内。背屏通高约 0.50、宽 0.34、厚约 0.05 米。顶部略尖，上部浅浮雕出马蹄形条状头光，上楣梁下方左右两侧各有一头背对跃立的狮子（图八）。此残件在尺寸上与上述疑似阿閼佛像几乎一致。这说明，强康大殿早年可能供奉有多尊同尺寸的石雕





图一〇 杰拉康碑



图一一 杰拉康碑正面拓片

一一)，南、西两侧各 1 行。下段现被水泥覆盖，根据早年的调查，亦有刻文。

碑座已不存，现用石材砌出一上下呈正方形的两层台阶式碑座。

现存碑文如下：

东 侧：གཉིས་གྲིས་ལ་གྱི་རྩོ་རིང་ / བཅུགས་པ་ལ་སྤྱི་དྲིང་མིང་གི་རུས་ནི། / དགེ་བ་ལ་ཕྱོགས་གཅིག་  
 པ་དང་ཤེས་པ་ / པ་ལ་གྲོས་མཐུན་པ་ནི་ཉུང་ན་འོ་ན་དགོན་ / མཆོག་གསུམ་ལ་སྦྱབས་སུ་གསོལ་བའི་བྱི་ /  
 རྩམས་གྲིས་ནི། ལྷ་ས་སངས་རྒྱས་གཟུངས་། གྲོས་ / བླ་མཆོས་ལ། གཏང་། གཙུག་ལྷ་བ་བྱུང་། ཆོག་ / སྤྱོད་ན་ལ་  
 རུ་དབབ་། འཆོ་བ་གཙང་མར་བསྐྱབ་། / བྱིད་དཔྱ་ཆོས་དང་བྱུར་། སྤྱི་གྲོས་གཅིག་རུ་ / བརྒྱམ། སྒོ་གཉིར་སོ་  
 སོར་ཐང་། ངན་གྲོས་དགོག་ / རུ་དབྱུང་། བདེན་གཏམ་དང་རུ་ཐང་། འདི་ལྷ་ས་ / བྱས་ན་ཆོ་འདི་དང་ཕྱི་མ་  
 གཉི་གར་བདེ་བར་ / འཇུར་བྱས་ / ཆོག་བཅུ་པོ་འདི་ཡལ་ / བར་མ་པོར་ཞིང་གཟུངས་སུ་བཟུང་ན་ལེགས་སོ།

译文：由两位特树此碑。当今，通常诚心行善、赞颂美德者为数甚少。然而，皈依三宝之诸众，以佛陀为神灵；言论以佛法为准绳；重观念之修习；独处时行为须稳重；生活洁净；办诸事均合佛法；公务议而定；家务自经营；恶言根除尽；忠言皆允承。若实践此十条，今生来世皆可尽享平安。<sup>8</sup>

南侧：འཕན་ཡུལ་སྤྱང་སྤྱིས་རོ་མཆར་ཆེ། 可译为：生于潘域最殊胜。

西侧：སྤྱིས། ལྷ་ཁྱུ་ □ / གཡུ་སྤྱིང་། ས □…可译为：…出生。达吴…绿草地…

## 二、前人调查工作及研究现状

1934 年，根敦群培和印度学者罗睺罗（Rahul Sankrityayan, 1893-1963 年）专访杰拉康寺，在其著作《智游列国漫记》中有如下记述：

澎堆（上林周）有一座在这些寺庙中最古老的杰拉康寺正是官译师（勋努白）所指“佛教四大根本道场之一”，是大喇嘛（拉钦·贡巴绕色）及门弟子鲁梅，鲁梅弟子尚·纳囊多吉旺秋于朗达玛灭佛后约一百一十三年修建，属于后弘期佛教的第一批基地。大殿的内殿中塑有一尊十分高大的弥勒佛像，墙上如石墙般高耸入云、无数不带夹板的经卷也能见于热振和萨迦等地。……内殿一隅，有一印度雕凿工艺如出一辙的弥勒佛三师徒石雕等身像，班智达（罗睺罗）看后十分惊讶地说：“这肯定是从印度迎请来的。”但掌灯细看，见石雕背屏刻有“此尊殊胜福田弥勒像，乃由殊胜施主藏多衮则建，于此殊胜圣地矗立此宝幢，祈愿殊胜佛果。唵，弥哈惹那吽！”等铭文。那么，这尊像有可能是印度艺人在藏地雕凿。……班智达紧接着说：“虽然在藏地许多古寺中至今仍

8 根敦群培著、格桑群培译、周季文校：《根敦群培文论精选》，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10；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164。

如宝库一般储存着印度铸像和卷轴画，但印度石雕像除此未见有第二尊……”

杰拉康寺门前立有一通一人多高的方形石碑，其腰间四面分刻金刚、珍宝、莲花和交杵金刚等图案。石碑东面刻有：“……”此十条之后，有一行模糊文字，能识读的仅“定要牢记在心间”几字。接着似乎还有几行，但已无法辨认。……立此碑者究竟是高僧还是国王已无法考证。但从“特立此碑”的威严口气与“家务自经营；恶行根除尽”等语句看，似乎是由某位国王所立，有可能是赤·达磨之孙扎西则或扎西则之子威德所立。<sup>9</sup>

据以上记述，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据殿内弥勒石刻造像与殿外碑刻的相对位置判断，文中“杰拉康”或专指现在的强康大殿，与其他佛殿无涉；第二、殿内曾藏有大量经书，今多亡佚无存；第三、经对弥勒石雕像铭文的初步解读，造像出自藏印度工匠之手；第四、据所录碑文看，碑刻的保存情况与今略同，立碑者身份可能是 10 至 11 世纪的古格王国之王室成员；第五、关于寺庙的历史信息皆引自官译师或官·宣奴贝所著的《青史》。

1949 年，英国人黎吉生在听闻杰拉康存有碑刻的消息后，专程从拉萨前往该寺调查。调查成果《杰拉康碑刻：公元 841 至 1042 年历史年表的注解》于 1957 年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刊》上。文中记：

因时间关系（除了碑刻）未能给予寺庙本身以更多关注，两座不同的佛殿各有约 60 余名噶当派僧人，寺内除有许多声称为尚纳囊·多吉旺秋从印度带回的大型铜塔，未见其它殊胜的壁画和塑像等物件。<sup>10</sup>

诚如斯言，黎吉生并未对寺内文物给予足够的关注。他所述的“两座大殿”，除碑刻所在的大殿可推定为强康大殿外，另一座大殿指的是杰堆还是杰麦，抑或是其他殿？已不可知。他所记的“噶当派”，当指格鲁派。其对杰拉康寺历史的记述主要引自《青史》，与根敦群培之记述无甚差别。黎吉生结合碑刻的刻文与历史背景，推测杰拉康的修建者和立碑者为同一人。可惜他在碑文中并未找到可靠的历史线索，寄希望于当时被

9 དགེ་འདུན་ཚེས་འཕེལ་གྱི་གསུང་ཚམས་ཐོགས་བསྐྱེད་ཀྱི་དེབ་དང་པོ། ལྷ་ས། བོད་ཐོངས་བློ་ཡིག་དཔེ་ལྷན་ཁང་། 1990: 6-9. 《根敦群培文论精选》，2017：7-10。

10 Hugh E. Richardson, “A Tibetan Inscription from Rgyal Lha-Khañ; And a Note on Tibetan Chronology from A.D. 841 to A.D. 1042.”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1/2, 1957: 57-78.



图一二 弥勒像（9至10世纪，图片出处见注释13）

铁皮覆盖的碑首第一行，即此次补录的第一行碑文。总体来看，黎吉生对杰拉康的碑刻的调查与记录较根敦群培更加细致，黎氏所录的碑刻下半段文字和拍摄的照片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先后有多位学者将黎吉生所录杰拉康碑刻文本辑录至他们的著作之中，但未对有人对立碑者的身份和立碑时间有过讨论。仅有巴桑旺堆对寺内珍贵的弥勒石刻进行过关注<sup>11</sup>。

### 三、石雕造像的图像分析

杰拉康诸石雕像在造像风格上的共性是均为高浮雕，以长方形石板为背屏，反映了其作为寺院图像程序的一部分通常在壁龛中的安放位置<sup>12</sup>。背屏也是主尊背部构图元素的主要组成部分，象征主尊的身光。就石雕像的具体细节而言，要结合主尊的面相、服饰与背屏浅浮雕的装饰元素组合等进行综合考虑。以弥勒

11 2007年《西藏研究》藏文版第2期封内刊发有巴桑旺堆研究员提供的弥勒石刻图像；2011年出版的《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一书中收录了石刻题记资料，见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231。

12 Susan L. Huntington & John C. Huntington,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The Art of Pāla India (8<sup>th</sup>-12<sup>th</sup> Centuri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 *Orientalism*, vol. 20, Oct. 1989: 5.

石雕像为例，长方形石板背屏，主尊像皆高浮雕站立于三连体束腰短瓣莲座上，发髻高耸而层层上收，上身斜披帛带，下身着双层短裙，背屏兽面楣梁、两侧一对背对狮羊、尖顶天福之面和祥云飞天等都是印度帕拉王朝时期石雕像经常出现的组合，如丹佛艺术馆所藏 9 至 10 世纪弥勒像（图一二）<sup>13</sup> 和弗吉尼亚艺术博物馆藏 11 世纪释迦牟尼像等，都可从中看到这些特征（图一三）<sup>14</sup>。而疑似般若佛母像，除了与弥勒造像雷同的图像特征外，背屏中央的主像和头冠两侧的佛塔像同样与释迦牟尼像的装饰类同，而身体装饰如项链和多重的手镯，上身斜跨的薄带等图像特征在罗切斯特大学纪念艺术馆所藏 9 至 10 世纪的度母中找到最初源流（图一四）<sup>15</sup>，身体两侧蹲坐的供养人同样也是帕拉王朝造像常见的图像组合<sup>16</sup>。阿闍佛除了健硕的体魄，其贴身的袈裟，背屏楣梁的样式，莲座下方以大象为中心、两侧狮头对准前方的样式，在库基哈尔帕拉王朝石雕像中亦多有出土<sup>17</sup>。因



图一三 释迦牟尼佛（11 世纪，图片出处见注释 14）

13 Claudine Bautze-Picon, *Stone Images from Kurkihar, Bihar*,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2014: plate 175.

14 Susan L. Huntington & John C. Huntington,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The Art of Pāla India (8<sup>th</sup>-12<sup>th</sup> Centuri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 The Dayton Art Institut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0: plate 29.

15 Claudine Bautze-Picon, *Stone Images from Kurkihar*, 2014: plate 199.

16 Susan L. Huntington & John C. Huntington, *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 1990: plates 9, 25.

17 Claudine Bautze-Picon, *Stone Images from Kurkihar*, 2014: plates 31, 34, 44.



图一四 度母像（9至10世纪，图片出处见注释15）

公元9世纪的金刚座寺和库基哈尔等地的石雕像<sup>20</sup>。

此，从造像风格看，杰拉康发现的这批石雕像几乎是印度帕拉王朝石雕造像的翻版。

而帕拉艺术史家以公元10世纪为界，根据高浮雕造像长方形背屏顶部的圆形与尖形之不同，将其分为早晚两个时期<sup>18</sup>。本文讨论的诸石雕造像除其背屏顶部为尖形外，弥勒菩萨背屏顶部的天福之面像与背屏残件楣梁两端出现的兽面或摩羯鱼图像等都是公元10世纪新出现的特征<sup>19</sup>。故笔者认为杰拉康石雕造像的年代上限为公元10世纪。但这批石刻造像保留有不少早期的痕迹，如石雕像的背屏在形制上并非准长方形，而是接近正方形，这具有印度帕拉艺术早期的风格特征；甚至般若佛母头部两侧置佛塔的作法最早见于

18 Sudhakar Sharma, *The Heritage of Buddhist Pāla Art*,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04: 224-226.

19 Sudhakar Sharma, *The Heritage of Buddhist Pāla Art*, 2004: 228.

20 Claudine Bautze-Picron, "The Art of Eastern Indi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Arts of Asia*, July-August 1995: figures 5, 7.

到了帕拉王朝晚期，由于其石雕造像在外观样式和图像上趋于固定，造像本身的细节变化不太明显。因此，我们在断代时存在一定的难度。公元 12 世纪的帕拉王朝石雕像整体风格上背屏浮雕趋于复杂化或出现镂空现象等变化外<sup>21</sup>，在菩萨面部的塑造上亦出现细微的变化：脸部由近正方形开始出现额部宽大而下颚微收的倾向<sup>22</sup>。因此，在比较杰拉康石雕像与帕拉王朝石雕像后发现，杰拉康石雕像在风格上呈现出朴素简单的风格，其背屏并未出现镂空，面部近正方形等特征基本符合公元 10 至 11 世纪的图像特征，这与自公元 12 至 13 世纪起，西藏腹地开始大规模流行的帕拉风格绘画和造像有一定的出入。

杰拉康石雕像无论是其石雕技法还是图像风格，虽与帕拉王朝石雕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也并非如印度学者罗睺罗所认为的那样，完全从印度照搬而来。根据弥勒菩萨石雕的题刻文字，可基本确定雕像由后藏的衮则石匠所凿。仔细观察杰拉康石雕像的材质与雕凿技艺，其与印度本土的石雕像亦存在有诸多差异：首先是材料不同。印度本地的石雕像基本是用灰色或灰黑色的石头（最常见的是片岩或千枚石）雕刻而成，而杰拉康的石碑与造像皆取材于当地的灰色砂岩。其次是图像细节上的差异。以弥勒菩萨为例，杰拉康造像只在背屏右上方出现单体祥云飞天图像，而在印度本土造像中祥云飞天图像基本成对出现。杰拉康石雕像中的耳环垂吊方式、疑似般若佛母的准马蹄形头光和凸胸收腰的大幅度变化等特征，在帕拉石雕造像中亦不常见。石雕装饰的组合关系颇为另类，这可能是受西藏本土的审美影响。最后是石雕像细部工艺上存在差异。在比较弥勒菩萨和疑似般若佛母像后，我们会发现其除在背屏纹饰略有差异外，后者在整体工艺和全身打磨等具体细节刻画上比前者更胜一筹。表明这批造像并非出自某一单个艺人之手，不排除有印度工匠共同参与雕刻的可能性<sup>23</sup>。

#### 四、相关时代背景的探讨

关于杰拉康的记述最早见于 12 世纪的《娘氏宗教源流》和《巴协增补本》两书<sup>24</sup>。成书于 15 世纪的《青史》根据《杰拉康历任堪布名录》，对杰拉康近 400 余年（1012-

21 Sudhakar Sharma, *The Heritage of Buddhist Pāla Art*, 2004: 224-230.

22 Sudhakar Sharma, *The Heritage of Buddhist Pāla Art*, 2004: 256.

23 西藏罗布林卡准增颇章所藏约公元 11 世纪释迦石雕等身像更加具备帕拉石雕艺术的典型特征。

24 ཆོས་འབྱུང་མཐོག་གླིང་པོ་སྤང་ཅིའི་འཇུག། 2010: 418. ར་བཞེད་ཚུགས་བསྐྱེད། 2009: 76.

1476 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sup>25</sup>。书中对杰拉康及其建造者给予了较高评价,如杰拉康为佛教“后弘期早期佛教四大根本道场之一”、“寺庙享誉雪域”、建寺者尚纳囊被誉为“弥勒化身”<sup>26</sup>和后弘期“三大大乘法脉继承人之一”<sup>27</sup>。据年代略晚于杰拉康、同为尚纳囊创建的热擦寺碑刻刻文中记述有“势力上赶超杰拉康”等内容<sup>28</sup>,足以可见,杰拉康及其创建人在西藏腹心地带的影响力。

史料还记载,尚纳囊·多吉旺秋为弘扬佛教正统戒律,曾求学印度,拜多吉丹巴(意译为金刚座寺堪布担任者)为师。受尊师之命为两位摩诃菩提寺沙弥讲授戒律,似通翻译<sup>29</sup>。据多罗那他《印度宗教源流》记载,尚纳囊所拜见的金刚座寺堪布并非普通人物,而是帕拉王朝国王 Neyapala (1027-1043 年 /1038-1055 年)的国师本那阿嘎热姑巴答(པ་ན་ཨ་ག་ར་གུ་པ་) <sup>30</sup>。正因为他有赴印度学习佛法的经历,在创建杰拉康初期很可能邀请一批印度工匠到西藏腹地雕凿佛像、传授技法,抑或是选派部分西藏匠人前往印度学习佛像雕刻技艺,学成归来后参与杰拉康石雕造像的雕造。在杰拉康历任堪布中,也只有尚纳囊具备这个条件,由此后期诸多教法史中把他尊称为“尚钦波”(ཞང་ཆེན་པོ་意为大尚)。不仅因为他拥有吐蕃外戚贵族后裔的高贵血统,更因为其高超的佛学造诣及其为后弘期佛教戒律的复兴所做出的杰出历史贡献。

根据对新见碑刻残件与原碑刻的解读,结合杰拉康历任堪布职位出现空缺的现象,或可得到如下有益启发:新见碑刻残件,顶部有榫头,其在材质、尺寸、碑文的笔迹、位置等均与今存于强康大殿的石碑十分相似,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该残件极有可能是强康大殿所立石碑所缺失的上部<sup>31</sup>。在碑刻残件刻文中,出现了“尚纳囊·多×××”等,原碑刻第一行亦出现了“两位特树此碑”等文字。据此,基本可以确定,杰拉康石碑是由尚纳囊·多吉旺秋等人所立。检阅成书于 15 世纪的《噶当派教法史明灯》一书,我们发现杰拉康石碑所刻的戒律性内容为阿底峡(982-1054 年)尊者在吉隆一带传授给尚

25 རེབ་ཐེང་ཐོན་པ། 1984: 117.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2003: 54。

26 རེབ་ཐེང་ཐོན་པ། 1984: 105.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2003: 48。

27 བཀ་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གཉ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བཀའ་གདམས་ཚུལ་ལྟར་། བྱ་ལིང་། མཚོ་ཐོ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ང་ཁང་། 1995: 94.

28 རྒྱལ་一词,包括黎吉生在内的多数学者虽将其解释为“国王”,但从两处寺庙的历史关系来看,笔者认为此处应指的是杰拉康。

29 རེབ་ཐེང་ཐོན་པ། 1984: 117-118. 多吉丹巴是一种尊称,意义为菩提伽耶人,曾担任过菩提伽耶寺堪布者才享有此荣誉称谓。菩提伽耶寺是帕拉王朝时期佛教文化的中心,很多西藏的高僧前往该地学习佛法。

30 ལྷ་ར་ན་མ། རྒྱལ་མཚན་ལྟར་། འིང་རྒྱལ། མི་ཐོ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ང་ཁང་། 1984: 292-293.

31 国内外学者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此寺调查所获的碑文资料中当不含新见碑刻残件的内容,这一石碑身首异处或许与蒙古入侵,寺庙遭难,石碑被毁有关。

纳囊的修习口诀<sup>32</sup>。阿底峡尊者在吉隆一带逗留的时间大致在公元 1040-1042 年间,可见尚纳囊求学印度的时间亦大约在此前后。

据《杰拉康历代堪布录》所记,自 11 世纪中后期开始,杰拉康堪布一职曾多次出现 3-9 年不等的空缺。这说明,随着创建人尚纳囊的圆寂,尤其是随着噶当派热振寺的兴盛,杰拉康寺开始走向衰落。

公元 11 世纪后陆续翻译编纂的各类藏传《成就法》图像中,未能找到与杰拉康疑似般若佛母和弥勒随从石雕像相对应的图像,在毗邻的印度地区,与之时代相当的帕拉王朝时期的弥勒随从像中的胁侍女性像,亦未能找到经典依据<sup>33</sup>。这或许从侧面说明,这类风格的石刻造像在时代上要早于诸《成就法》图像流行的时间。

综上所述,杰拉康诸石刻大致可断代为公元 11 世纪中后期,其石雕造像在风格上受到印度帕拉风格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西藏中部地区与以比哈尔为中心的东印度帕拉王朝文化交流的产物。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张长虹研究员的斧正,谨致谢忱!

◆ 夏吾卡先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研究院)副研究员

32 ལས་ཆེན་ཀུན་དཀའ་རྒྱལ་མཚན། བཀའ་གདམས་ཚས་འབྲུང་གསལ་བའི་སྒྲིན་མེ།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ད་ཁང་། 2011: 138.

33 Sudhakar Sharma, *The Heritage of Buddhist Pāla Art*, 2004: 265.